

郁雨君 主编

每个女孩

都是天使

五个灵气女生的成长日记

单纯的爱与忧伤
藏起来的清香甜蜜
忘记一些事才快乐起来
而她是遗落一地的珍珠
我愿买一个心给她喜欢她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郁雨君 主编

每个女孩都是天使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每个女孩都是天使/郁雨君主编. —福州: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4.1 重印)

(小花衣裳丛书)

ISBN 7-5395-2410-3

I. 每… II. 郁…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9518 号

每个女孩都是天使
——小花衣裳丛书

主编: 郁雨君

出版发行: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社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福州晋安文化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132 千字

印张: 8 插页: 4

印数: 8121—16150

版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5395-2410-3/I·482

定价: 1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在风吹麦浪里轻舞飞扬(代序)

郁雨君

在我们三个(饶雪漫、郁雨君、伍美珍)自己建立起来的十分心爱的“花衣裳”青春文学网站上,每天每夜都迎着不断涌进来的新鲜文字,一拨拨女生男生川流不息,雁过留声,字过留印。于是我们朝向屏幕,真真地感觉到这里是一个广大的田野,百草疯长,百花争相开放,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生长着希望和果实。我们宛如一群幸福的农妇,沐浴在透明的涌动里,在风吹麦浪里轻舞飞扬,时时采撷,时时收割。

这样最善感最渴望说话的一种人群,常常是要从倾诉或者自说自话中获得热量和快乐的,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丢一个,找到没有好朋友? 我们和流动的你们不断地照面又不断地失散。你们在网络无垠的大平台里张望溜达,奔跑叫嚷,跳舞打滚。你们飞快地打字丰富地产出文章,像机关枪的子弹一样成百上千上万地扫射。你们内心犹如火山,不断寻找喷口,喷发时谁又会有时间去考虑形状和高度呢? 那会丧失最致命的速度。在表达的自由和尽兴里,有的甚至没有正





常的线条和成形的片段,类属于一个抽象的概念或者一幅即兴的涂鸦,可是里面有饱满自然的情感,青山遮不住,毕竟入网来。

阅读着无数带着成长期特有清香的文字,毫不掩饰的自然热烈灿烂的迸发,你们的天然天才你们的成长轨迹你们的本真情感你们的思绪切换,无数次感动感染甚至感召着我们,读着读着呵呵地笑得像个傻瓜,读着读着掠过一阵麻酥酥的感动,有时的震惊不亚于子弹穿过心房。我们是这样热爱着那些年少的透明的感性的或者说也是任性的才华横溢的文字,所以舍不得它们因为每天不断的刷新而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在网络的深处。

于是有了这套“小花衣裳”,一套完全属于更年轻的你们自己的青春写作系列。

这里所有的文章属于都市的成长现在时的新鲜写作、情绪写作,来自青春一线,来自少年心灵的深处,最真实完整地呈现了当下青春期的形态。我们在这里提供的不是严格意义的文学样本,“花衣裳”只看重每一篇天然青春内核,附加每个写作者的活力和生活背景,自由的呼吸状态及随身携带的时尚特征。挑选准则始终只有一个——纯真、纯粹并且纯正,感觉得到这些最初的味道,表达是为了通向另一些美妙的事物。

青涩幼稚对于你们的年纪肯定不是一个完全确切



的定义词,至少对真正的青春已经力不从心,早熟更是一种来自成年人的傲慢与偏见。当你翻阅这一件件烂漫的花衣裳,你会知道任何形状的成长都有独一无二的迷人和神圣。

花衣裳的姐姐们为你们鼓掌,为你们骄傲,这套很有点规模的“小花衣裳”就是在我们彼此阅读、彼此喜欢中激发出的文学果实。

深深祝福更烂漫更青春的“小花衣裳”,就让你们的每一个字都在阳光下自由呼吸、自在生长……



目 录

阿拉蕾段落——我是乖乖小辫子	(1)
穿过岁月忧伤的孩子	(3)
每个女孩都是天使	(22)
青春偶像	(33)
二分之一的孤单	(44)
我们家的爱情故事	(54)
陈洁段落——它们安放我的心	(79)
妈妈的阁楼	(81)
腼腆	(87)
Merry Christmas	(92)
味道	(97)
为年轻歌唱	(101)
琴路	(106)
执手之盟	(110)
写一封信给他	(114)
优诺段落——只是个喜欢喝酸奶的孩子	(119)
小鱼三旋	(121)
天天天蓝	(129)



Can't Stop	(141)
我要的幸福风知道	(149)
谁陪我一路唱歌	(160)
秋秋段落——小啰嗦自传	(171)
Alex 学汉语	(173)
“阿斯巴甜”心情	(179)
不要抽陌生人的烟	(185)
初恋的耳朵	(190)
陌生人的情人节	(194)
十一月黄昏的戒指	(203)
我的偶像老师	(207)
赵莉莉同学的知色理想	(212)
苏苏段落——生命就是一个发现之旅	(221)
宝贝衣服	(223)
丹青奇缘	(228)
假如苏苏是个巫婆	(235)
流泪,在一年后的夜	(241)

阿拉蕾蕾段落

我是乖乖小辫子

熟悉我的人都叫我“阿拉蕾”或者“乖乖小辫子”。

我小时候听别人叫我最多的是“黄毛丫头”，头发既乱又干，于是妈妈把一头乱糟糟的头发分成两股编成两条毛糙的麻花辫子。到了大学用一年的时间学会了编辫子，惊喜地发现原来自己的手艺可以比妈妈好。坐在电脑前，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时，就猛拽自己的辫子，希望能把灵感给揪出来。头皮生疼还是写不出字时，就会甩甩辫子到处走走，可以看着一个人发呆，可以以为一道风景停留，然后幻想或者回忆、虚构或者记录一个故事。等到一个故事最终定稿，就冲进浴室把辫子拆了，耐心而细致地洗一遍。然后坐在地板上，一边晾头发一边翻杂志，惬意而悠然，成就感也在极度膨胀，呵呵。

很多年没有进美发院了，笔下的故事和人物也越来越多。在《萌芽》《少年文艺》《少女》《中学生百科》《青年报》《麻辣教室》《新空间》等青少年杂志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30多万字，获2002年《少年文艺》好作品奖。偶尔也会涉足成人情感小说。头发被拽得精神抖擞着，乐此不疲地写着，因为很多孩子都在督促我：“蕾蕾姐，不许偷懒，等着你下一部作品哦。”



辫子姐姐喜欢：那些连绵的片段首尾贯穿着忧伤的成长，每个富有质感的细节都纤毫毕露，流畅、素朴又动人，流淌着诗歌一样的精神。真的好喜欢她把成长写成了这样一段天真、温柔悯人的历史。

穿过岁月忧伤的孩子

1987年的夏天，我和一个叫阿岳的男孩子坐到了一起，在乡村小学的一年级教室里。知了在窗外唧唧喳喳叫个不停，小贩在大声吆喝：“棒冰吃勿棒冰。”

我穿着妈妈给我新买的红色连衣裙，背着爷爷送的紫色书包。老师对妈妈说你们家孩子真漂亮。

阿岳剃着小平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他背的是军绿色的书包，好几年前我大表姐就是背这种书包的。

阿岳和他妈妈也就是在那年夏天搬到我们镇上的，和我们成了邻居。

妈妈说不要欺负阿岳，他没有爸爸。

那时我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

我喜欢阿岳的妈妈因为她会帮我梳很好看的辫



子,她也经常借连环画给我看,而且她有着又黑又亮的长发每天都香香的,她用电烫把自己的刘海和发梢烫成了很多小卷卷,真是好看。她笑起来的时候有深深的酒窝。爸爸说她是我们镇上最漂亮的女人,我也这么想。但是阿岳说他妈妈经常躲在被窝里哭。

记得有一次阿岳把我心爱的洋娃娃的头发扯坏了,我就把他当成宝贝一样的凤仙花连根拔起,于是我们扭打在一起,后来阿岳妈妈把阿岳拉开了还教训他说:“男孩子是不能欺负女孩的。”

我的眼睛近视全是看电视看出来的。我们家是村上最早买电视机的人家,12英寸的上海牌黑白电视机。我们经常一家人看卡西欧电视演唱赛。

后来阿岳常跑到我们家和我一起看《霍元甲》,看的是中午的重播,于是阿岳妈妈就每天到我们家硬是把阿岳拉回去吃午饭。

1990年的夏天,我看了一部连续剧,名字我忘了。

一个渔家姑娘过着平静的生活,甩着大辫子,每天打鱼、晒网。可是有一天,她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一个年轻的军官,他真是帅气,他对着她笑,挡住了她的去路,她红着脸走开了,心里却扑通扑通跳个不停。等到她到家的时候,军官已经站在了她家门前,还是对着她笑。后来那个军官娶了她。

我以为就此剧终了,可是吃完晚饭再去看的时候,



电视剧又开始了。

军官很帅气，老是穿着军装。姑娘把头发挽了起来，还是很漂亮。有一天，姑娘回家的时候，她看到一只猫受了惊吓从房间里跑出来，然后是年轻的女仆。

军官说女仆有了他的孩子。

我哭着不肯上床睡觉，军官长得这么好看，可是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呢？那时候他看到渔家姑娘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神采，所以我喜欢他。妈妈说电视都是假的，是骗人的，看得那么伤心，明天就不要再看了。我说要看的要看的。

军官把渔家姑娘送上了火车，他说再见的时候平静极了。

渔家姑娘来到了一个老头家里，他的女儿都比她大，可是管她叫妈。大家都讨厌她，包括女儿和儿子。

后来她做了一系列的事，让他们很感动而开始接受她，可是老头死了。

几年以后，在她不那么年轻的时候，她又遇上了另外一个老头，是个多病的老人，他们有了感情。

许多年以后，老头死了，她把他的骨灰送到家乡。

在宾馆里，有人摁响了门铃，是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好像多年前的一幕又重演了。他说他是军官和女仆的儿子，他叫她阿姨。



那时她是一个孤寡老太。

我一直在哭，她年轻的时候多漂亮啊。妈妈说电视是假的，是骗人的。

1993 年的一个下午，我在秋秋家跳橡皮筋，跳得热疯掉的时候我喝了一杯秋秋的麦乳精。回家的路上我在一家杂货店里买了一枝棒棒糖，糖上有一个小小的洞积满了我的口水，我把它从嘴里拿出来口水就一直滴到地上。

到家的时候我看到妈妈在哭，眼睛很红，我想妈妈原来也会哭，我以为她只会把我骂哭。爸爸在一旁抽烟，我本来是想用我的米老鼠杯子去盛一碗水喝的，可这个时候只得贴着墙壁走。

“你到哪里疯去了，你还要不要这个家？”妈妈发火的样子真可怕呀。

“你朝孩子发什么火？”爸爸把烟壳扔在地上用脚狠狠地碾它。

我哭着跑到了外婆家，在 1993 年的一个没有任何暴风骤雨征兆的下午。

我喜欢在外婆家的日子，因为有很多小伙伴会和我一起去抓知了钓龙虾摘西瓜，可以玩得满头大汗回去洗凉水澡，外婆不会像妈妈一样揪着我的耳朵呵斥我：“又到哪里疯去了像个没教养的野孩子。”外婆和外公也从不吵架。外公的耳朵不好使又牵着不肯戴助听



器,别人和他说话得在他耳边大声叫喊他还是在一边“啊,啊”的样子。外公每天早上做完早操以后就坐在一张咯吱咯吱响的老藤椅里翻一本脱了线的泛黄的竖排体的书,下午睡了一个长长的午觉后出去找几个老头下几盘棋。外公还喜欢钓鱼,他挖红蚯蚓把它穿在鱼钩上,然后很有耐心地等鱼上钩。有时候他会带几条鱼回来让外婆给我炖汤喝。外婆说外公年轻的时候还是个打猎好手呢,可是现在枪都锈了。

我想起了爷爷,他喜欢摆弄一个老式的收音机,唧唧呀呀跟着一起唱京剧,有时候他会带我去镇上的小茶馆里听评弹,我通常会在吃完一角钱一碟的瓜子后在他的怀里入睡,散场的时候爷爷就背着半梦半醒的我回家一路还哼着不成调的曲,我记得爷爷的背挺得很直。可是在1990年的夏天他走了。

一个月后,外婆问我如果有一天妈妈和爸爸不在一起了我愿意和谁过。

我喜欢爸爸,他每次出差的时候都会带玩具和零食给我可妈妈说那是浪费。爸爸抽烟抽得很凶他说那是工作需要。有一次我和爸爸一起上街他带了3块钱买烟,我看中了一盒申丰巧克力,爸爸没怎么犹豫就买下了,然后烟没买成。爸爸每天都教我做数学还帮我完成图画作业,我喜欢爸爸。

但是我后来和妈妈一起住了。



爸爸在离开我们这座小镇的时候送了一盒精装的申丰巧克力给我。

“爸爸，为什么你要和妈妈分开？”

“因为我和你妈妈有了一点误会。”

“爸爸，为什么你不向妈妈解释一下？”

“你还小，很多事你不会明白的。”

妈妈把我和阿岳的一张照片找了出来。那是在我和阿岳同时评上三好生的时候阿岳妈妈给我们照的，那天是我第一次梳辫子都说很好看，阿岳穿了一件小西装也很漂亮。可是妈妈把它撕了还警告我以后再也不许提阿岳和阿岳妈妈。我哭了一个下午。

外婆说妈妈心情不好我应该比其他孩子懂事，然后她带着我去田里挑芥菜。

9月份开学的时候，我的同桌不是阿岳，老师说阿岳和他妈妈已经搬离了这个小镇。

1993年的夏天我失去了一张照片和几个人。

以后的每年夏天我都会收到寄自广州的汇款单。

1993年我就近入学进了一所名声不好的中学。

顾嘉是我的第一任同桌。这是一个很顽皮的男生。上植物课把老师带来的花花草草偷偷地拔个精光。上动物实验课，他把血淋淋的青蛙藏在一个女生的书包里。值日的时候总是操起板凳当家伙和同学打几个回合。他最常做的事就是去老师办公室挨训，他

